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在失踪的三年里

[美] 泰德·里卡迪 著 刘鑫 译



群众出版社

在失踪的三年里

(美) 泰德·里卡迪 著
刘 鑫 译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失踪的三年里 / (美) 里卡迪 (Riccardi, T.) 著; 刘鑫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7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ISBN 978 - 7 - 5014 - 5382 - 5

I. ①在… II. ①里…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7835 号

在失踪的三年里

(美) 泰德·里卡迪 著 刘鑫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9.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382 - 5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据《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最后一案》描述，1891年5月4日，在瑞士著名风景莱辛巴赫瀑布上，最杰出的护法卫士福尔摩斯与最危险的罪犯莫里亚蒂紧紧地扭打在一起，摇摇晃晃地坠入漩涡激荡、泡沫翻腾的无底深渊。很多人都以为福尔摩斯已不幸坠崖身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福尔摩斯死里逃生之后，在1891年到1894年这三年时间里，为了躲避莫里亚蒂同伙的追杀，隐姓埋名，游遍亚洲，从拉萨到加德满都，从东印度群岛到拉贾斯坦沙漠，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先后破获了一系列重大案件，将一批隐匿多年的罪犯捉拿归案。该书详细地描述了福尔摩斯在东方历险的每一个细节，全面揭开了福尔摩斯消失三年之谜。多年来，遍及全球的“福迷”一直对福尔摩斯在失踪的三年里的经历感到好奇。《在失踪的三年里》巧妙地填补了柯南·道尔这位伟大作家留给读者的缺憾。

目 录

序言	1
总督助理	10
霍奇森的幽灵	51
安东·富雷尔案	104
法国学者案	139
西藏使者	170
窃贼集市谋杀案	221
亭可马里的悲剧	236
幽灵队长	268



序言

我发现，在过去的差不多二十年的岁月里，由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失踪而引起了公众对他的极大关注。从他在莱辛巴赫瀑布失踪开始，到在罗纳德·阿黛尔案件时的回归，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都是报刊界和文学界所关注的焦点。直到现在，我才终于得到了福尔摩斯的授权，为望眼欲穿的各位带来我所整理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东方案件专题汇总》。不过在意大利和某些欧洲国家还在等待福尔摩斯的最终授权，以便集册出版。

这里叙述的案件大多发生于 1891 年至 1894 年之间。当时，福尔摩斯还不被世人所知，他还在专注于与他的那些不共戴天的遍布世界各地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1894 年他回到伦敦并与我见面之后，开始向我口述这些案件的相关内容。那时正值秋冬交际之时，他正饱受抑郁症的困扰，只有向我讲述这些案件的时候，他的精神才会因此而获得些许的宽慰。他一直被这种状态困扰，直到来自犯罪世界的全新挑战出现，让福尔摩斯才再次活跃起来。



在阅读下面的故事之前，读者们大概都已经了解福尔摩斯曾经极富戏剧性地在瑞士突然失踪，然后在三年之后再次于伦敦出现这件事了。除了一些欧洲和英格兰媒体的歪曲报道之外，其他部分大都比较贴近事实。读者们如果不熟悉这起事件的话，可以翻阅我之前关于这起事件的详细记录，我在《最后一案》和《空屋奇案》中，曾对这起事件做了非常全面的介绍。

尽管可能有过于详述个人隐私的嫌疑，我还是决定将福尔摩斯失踪之后的行动和遭遇稍作介绍，这会对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有所帮助。熟悉我之前作品的人可能还记得，在之前的作品中我曾经提到过，福尔摩斯和我曾经有幸前往莱辛巴赫瀑布旅行，莫里亚蒂紧跟而来。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我提起笔来时，最危险时刻发生的事情仍然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徘徊，难以忘却。当时，我和福尔摩斯向瀑布的方向行进时，我们下榻的酒店的一名年轻的瑞士仆从追上来说，住店的一个英国女人被发现患有晚期肺结核，请求我这名英国医生赶往急救。我匆匆忙忙地与福尔摩斯道别，在瑞士小仆从的陪同下，紧急赶往酒店。我往回走的时候，隐约觉得似乎有一个又瘦又高的人沿着通往瀑布顶端的小路快速前进，不过当时因为有重症患者等着我，我并没有多想。可是当我回到酒店的时候，酒店的老板彼得·席勒却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人，并且他也没有让人去叫我。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个消息其实是利用我的职业设下的圈套。我立刻冲出酒店，向瀑布的方向飞奔而去。可惜还是太晚了，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福尔摩斯已经失踪了，我在那里只找到了他为了攀登阿尔卑斯山所准备的装备和一张纸条。福尔摩斯在纸条上写道，他已经猜到刚才把我叫回酒店的消息是一个圈套，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去对付凶恶的莫里亚蒂会更好一些，这是他们彼



此之间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他们无法避免的宿命。当时，我久久地凝视着面前奔腾而下的瀑布，以为福尔摩斯已经和他的宿敌一起葬身于可怕的深渊之中。当时，我十分沮丧和懊悔，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有认出走向瀑布顶端的那个瘦高的人是莫里亚蒂。为此我遭受了十分沉重的打击，心中充满对于自己愚钝反应的懊悔，我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而失去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在那之后，我心情沮丧地回到了伦敦。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是她在伦敦陪着我熬过了最开始那一段郁郁寡欢的日子，用她的温柔逐渐消除了我内心的创伤。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唯一的光明是莱斯特雷德带给我的，他告诉我，莫里亚蒂的大部分黑帮成员已经被捕，四十多名罪犯接受了审讯。可惜的是，包括莫里亚蒂在内的几个核心人物侥幸逃脱，成了漏网之鱼。警方推测，他们可能已经逃离了英格兰，其中有莫里亚蒂的主要助手塞巴斯蒂安·莫兰，有消息称，他可能已经逃往瑞士。其他成员则已经四散逃离，不知去向。

尽管有妻子的温柔和帮助以及忙碌的医疗工作分散注意力，我和我亲爱的妻子都意识到，要想让我早日从内心的伤痛中解脱出来，抚平我的伤口，我需要更多的东西充实自己的生活。妻子建议我，到欧洲大陆进行一次旅行，在那里待上几周，去一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说不定可以让我好过一些。于是，我把我的患者推荐给在圣巴特的一位值得信任的同事，然后购买了前往那不勒斯的船票，在风浪之中开启了地中海之旅。

然而，大西洋恶劣的天气并未缓解我的伤痛，不过当我们乘坐的船驶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弥漫天空的乌云终于慢慢散去，我的心情也渐渐地变得放松起来，就像一个长期身处阴霾的环境中并极度渴望阳光的伦敦人，突然置身于英格兰南部温暖的环境



之中，被明媚的阳光抚慰。我搭乘的隶属丹麦的奥尔布号船正行驶在前往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的航线上，它将在拉维罗停留一段时间，几周之后返回英格兰。也就是在那个地方，我听到了詹姆士·莫里亚蒂散布的诋毁福尔摩斯并且抬高他那位死去的兄弟的恶心的流言。意大利人乐此不疲地对福尔摩斯进行的诽谤以及关于莫里亚蒂的虚假传说让我无比愤慨，我决定从痛失好友的悲痛中挣脱出来，把我在瑞士最后几天经历的事情写出来，回击这种无耻行为。

我回到伦敦后，得到了福尔摩斯的哥哥迈克罗夫特的诸多帮助。在此期间，迈克罗夫特多次邀请我到戴奥真尼斯俱乐部与他共进晚餐。尽管迈克罗夫特略显肥胖的外表让人很难把他和消瘦的福尔摩斯联系起来，但他敏锐的头脑和极富逻辑性的思维方式与他的弟弟如出一辙，这几乎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福尔摩斯似乎并没有离开我，他还生活在我周围的世界之中。在一次聚会结束之后，迈克罗夫特邀请我陪同他一起前往福尔摩斯在贝克街的寓所。福尔摩斯失踪之前应该已经有所预感，感觉到自己与莫里亚蒂的会面并不会完全按照自己预料的那样发展下去，所以，福尔摩斯在动身之前给迈克罗夫特留下了一个信息，要求哥哥在自己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协助处理自己的私人物品，其中就包括福尔摩斯留下来的各种文件。迈克罗夫特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就像大多数讨厌麻烦的人一样，他决定让这里维持原样，仍然按时支付适当的房租给哈德森太太，直到他觉得自己有精力和时间来慢慢处理福尔摩斯的私人物品为止。那是福尔摩斯失踪之后，我第一次回到我和福尔摩斯曾经合租的住所。当我迈进这充满回忆的地方时，眼泪顷刻间模糊了我的视线。在迈进那里之前，我心中还有一丝渺小的希望，希望我走进那里时能看到福尔摩斯坐在他



的那张椅子上，手里拿着他的烟斗向我打招呼。可惜这一切都是幻想，福尔摩斯并没有出现在那里，只有哈德森太太见证了我因痛失好友而缓缓滴落的泪水。

在1892年和1893年的春天，我去了两次让我痛彻心扉的莱辛巴赫瀑布。我的悲痛和懊悔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得到了缓解，但是绝不会消失。一种复杂的感觉驱使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可怕的地方。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抱有一丝希望，因为并没有福尔摩斯的尸体被发现的消息，所以我还对福尔摩斯并没有死亡抱有一丝期望，认为他还会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在巨大的瀑布面前，我心中渺小的希望被汹涌而来的水流扑灭了，面对这大自然的奇迹，福尔摩斯似乎除了死亡再无其他可能。在那里，除了福尔摩斯留下的为攀登阿尔卑斯山准备的装备和那张纸条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让人振奋的东西。我还曾经试图在瀑布之下找到一丝他的被忽略了痕迹，这是我心中的最后一丝幻想。可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我的希望完全破灭了。那里除了奔腾汹涌的瀑布发出的吼声之外，什么也没有。他就这么消失了，没留下任何线索。此时，我心中被幻想所充斥，似乎时间倒流，让我回到了那最后的时刻，挽留住了那时的我，改变自己的决定，让福尔摩斯不至于独自面对强敌。只可惜，幻想终归只是幻想，即使我无限懊悔，现在也已经太晚了。

在我回到瀑布的日子里，我仍然住在迈林根酒店，在此期间，我曾经和酒店老板彼得·席勒进行了一次长谈，询问在福尔摩斯消失的那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确定，我离开福尔摩斯返回酒店时看到的去瀑布的那个人就是莫里亚蒂，那个给我传递消息的年轻瑞士仆从是他雇的。那个小男孩儿在事发前一天刚到酒店工作，因此，酒店老板无法向我提供更多的关于那个小



男孩儿的信息。事件发生之后，那个小男孩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894年春季，距离福尔摩斯失踪已经快要三年了，在糟糕的天气刚刚过去的4月份，我终于决定就留在英格兰，不再去那个让我悲伤欲绝的瀑布，再次揭开我心灵的伤口。我开始用大量的工作充实我的生活，以分散我的注意力。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痛苦渐渐减轻。我渐渐可以用稍微冷静的心态去回忆我和福尔摩斯之间一点一滴的往事，不再像之前那样感觉痛彻心扉。通过那些美好的回忆，我重新经历了那些和他一起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日子并从中感受到了乐趣。无论福尔摩斯在其他方面有多么高的天赋，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引起了我对侦破案件的兴趣，我现在习惯性地喜欢寻找伦敦报纸上的各种案例，探寻其中的细节，并且乐此不疲。在这个过程中，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曾经和我形影不离地探究案件的伙伴福尔摩斯，他的声音似乎再次在我的耳边响起。他每次都用他那特别的说话方式提出他的理论依据和根据这些理论推导出来的破案方法：“也许你了解了一些，华生，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亲爱的华生，根据对这些琐事的分析，我得出了如下结论……”“你知道我的方法，华生，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尽管通过和福尔摩斯的长期接触，我已经很熟悉他的那一套破案的理论和方法，但我的反应总是非常迟钝，还是无法把这些熟练地运用到侦破案件中去。我没有侦破任何一件我所知道的犯罪行为，也没有为伟大的苏格兰场侦探们提供任何对侦破案件有帮助的建议。没有了福尔摩斯，打击伦敦犯罪行为的重担重新落在了莱斯特雷德、托拜厄斯·格里格森以及阿塞尔内·琼斯等人的肩上，他们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并且好歹算是糟糕的人选中比较不糟糕的一伙人，就像福尔摩斯说的那样，虽



然事情很麻烦，但是总要有人去做。

在这个春天，罗纳德·阿代尔的英年早逝引起了我的注意，这起谋杀案震惊了整个伦敦上流社会。我全力关注着这起可怕的犯罪案件，并且竭尽所能地搜索着每一个可能的相关线索，我甚至冒着很大的风险去了这起谋杀案的犯罪现场柏宁酒店。我有一种感觉，我似乎被福尔摩斯长期以来对我的潜移默化所左右，自我强迫似的追踪着这起案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当我抬头望向发现阿代尔被杀的房间时，因为房间太高，为看到那里的全貌，我不得不向后挪动了一下，撞到了身后的人。我转过身来，看到身后一位年老干瘦的绅士正在弯着腰捡被我撞掉的一些书。我连忙上去帮忙，以弥补我的过失，可这位先生的言语和举止让人心生厌恶，所以我最后放弃了，不再理会那人。我在那里停留了几分钟，从聚集在那里的一群好事者中打听各种各样并且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然后离开那里，转身回家。

我刚刚回到家没几分钟，就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打开门，惊讶地发现，刚才那位被我撞到的老绅士就站在我家门前，手里仍然拿着那些书。他先为自己刚才的粗鲁行为向我道歉，因为他终于认出了我，我们两个人其实是邻居，他在我家附近经营着一家书店。接着他问我，对他手里捧着的那些书感不感兴趣，有没有购买的意思。“这些书……”他向我介绍说，然后用修长的手指指向我的身后，“放在那边的书架上会非常合适的。”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下意识地随着他的手指把目光转向我的身后，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那位老绅士不见了，在他刚才站立的位置上换成了我最亲爱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他的脸上露出曾无数次出现在我梦中的既亲切又熟悉的灿烂笑容。而刚才那位老绅士已经变成了一堆破布和假发，堆在我和福尔摩斯中间

的地板上。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现在根本记不住了，我的记忆一片空白。后来福尔摩斯告诉我，当时我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然后突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在我很快恢复了知觉并且确认面前的福尔摩斯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我的幻觉的时候，我立刻把憋在心里的一系列问题连珠炮一样问了出来。福尔摩斯耐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向我讲述了他在瀑布应对莫里亚蒂的袭击以及那位堪称伟大的罪犯最后从瀑布顶端跌落下去的经过。他说，当时他之所以做出让世人以为他已经死了的决定，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加从容有效地应付他的那些敌人。接着，他向我简单叙述了他此后的旅程：他去了意大利，还去了西藏，并且还造访了波斯、麦加和喀土穆。在我们之间的一问一答过程中，各位现在看到的这部书稿渐渐成形。

福尔摩斯在《最后的致意》之后宣布退休，在苏塞克斯成了一名养蜂人。当然，如果我说话事实真的是这样的话，无疑是对公众的一种欺骗。事实上，这是一种策略，而福尔摩斯也因此再一次获得了成功。他的敌人被他迷惑了，以为福尔摩斯已经彻底退休，安享着他的退休生活。其实福尔摩斯始终关注着种种犯罪活动。福尔摩斯在他“退休”的日子里，侦破了很多当时发生的重大疑难案件，其中一部分案件被我写进了《浩劫余波》一书中。

这个世界上的犯罪活动并没有多到可怕的程度，但是，如果有读者受我的作品影响，以为侦破这些案件就像我在某些作品里写的那样简单，那就是我的失职。实际上，侦破这些案件通常需要好多年时间，大家看到的往往是很久以前的经过删减和整理的案件记录。而且福尔摩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叙述者，往往我不停地追问他才会对我的问题做出回应。有的时候，一个单独的篇幅不长的故事叙述的案件，在现实世界里往往需要好几周时间才能



侦破。

福尔摩斯曾经完整地阅读过我的这份手稿。以前，他经常抱怨我把他的破案过程写得和冒险故事一样。他更喜欢用他称之为“科学讨论”的方式，仔细研究案件的某些重要线索，然后依据这些线索做出符合逻辑的合理推论，把整个案件写得和标准的报告文学一样。不过，尽管他对我的描写方法有小小的不满和疑惑，还有一点儿不太情愿，并且把我的手稿称为“寓言故事”，但还是认可了我的手稿。在福尔摩斯的极力建议下，我把书稿中的一些故事修改了一下年份，把历史稍微歪曲了一下。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这些离奇案件中的幸存者，并且迷惑那些在福尔摩斯的努力下仍然逍遥法外的罪犯。这里记录的所有案件都发生在1891年至1894年之间，一些细心的读者可能会从这段时间中发生的某些事中发现和书稿里的故事相关的蛛丝马迹。不过，如果你想把这些故事和那些历史事件进行对比的话，恐怕你会大失所望的。

约翰·H. 华生，医学博士

1922年2月27日于伦敦



总督助理

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回到伦敦几周后，他的精神再次出现忧郁症的征兆，他开始变得没精打采，郁郁寡欢。这种情况以前就在福尔摩斯的身上出现过，让我对他的精神健康十分担忧。他开始很少出门，整天缩在贝克街的公寓里，尽管哈德森太太不止一次地对他发出了很严厉的警告，可是他还是几乎什么都不吃。福尔摩斯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茫然地注视着一个地方，偶尔也会拿起自己的小提琴，拉一些门德尔松作曲中的伤感音乐。在这个过程中，他如果感觉手里的乐器稍不如意，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它扔到一边，然后坐在沙发上，最后进入深度睡眠状态。每天他唯一充满热情的时刻，就是送报人送来晨报的时候。他会兴奋地在报纸上搜寻所有的信息，如同饥饿的人一样寻找一些能够让他的焦躁不安的大脑兴奋起来的东西。可惜，报纸上出现的绝大多数都是最普通的那种案件，在福尔摩斯看来，这些作案的罪犯愚蠢透顶，他看一眼就能明白这种案子的一切内容。

“华生，我想，我的确是消灭了我的敌人……”一天清晨，吃完早餐之后，福尔摩斯闷闷不乐地对我说，“但这很有可能也



同样摧毁了我自己。你看看这些无聊的案子：查令十字街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个男人在牛津杀了他有外遇的妻子，怀特查佩尔的一家工厂被偷了几桶肥料。天啊！如果再继续这样无聊下去，我该怎么办才好？”

“亲爱的福尔摩斯……”我对他说，“也许我们应该去欧洲大陆逛逛。伦敦这种糟糕的阴沉天气导致你有某些忧郁症的倾向，而且……”

我的话没有说完，因为我发现，他似乎不像往常那样沉默并且茫然地注视着一个地方了。长期的共处让我知道，当他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最好不要去刺激他。我也很害怕他会因为无聊再次吸食可卡因。我这时候无法判断他是否会这么做，因为福尔摩斯到现在一直都在控制着自己，尽量避免使用这种药物。

不过出乎我的意料，福尔摩斯突然开口了：“你说得对，华生。我应该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这可能会让我好过一些。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去欧洲大陆的准备。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事情做起，比如，我们先出去散散步，或者去听一场音乐会。萨拉萨特今天下午有一场演出，如果他的发挥稳定的话，就值得我们为他的表演花费时间。”

漫步走过圣詹姆斯，好像对舒缓福尔摩斯的情绪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因此听完音乐会之后，我们决定再次走向公寓。这一次我们准备横穿海德公园。我们的时间掐算得刚刚好，我们到家的时候正好是在晚饭前。当我们走进屋里的时候，我注意到，屋子的一扇窗户开着，从窗户外面吹进来的风卷落了福尔摩斯桌子上的一些文件。我连忙走过去把它们捡起来，这时，我在文件中发现了一张便条。便条上的字苍劲有力，很显然当时写这些字



迹的手充满了活力。

便条上写着：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非常感激你在可悲的麦斯威尔事件中给予我的帮助。你也因此为你的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帝国的和平有你一份巨大的功劳。我希望你在返回英格兰的旅途中一路顺风。

柯曾

这张便条的内容让我非常惊讶，也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吃晚餐时我对福尔摩斯说：“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你去过印度。”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是我敏锐地从他眼中察觉到了一丝稍纵即逝的亮光。

“啊，这么说，你看到柯曾勋爵的便条了？”

我点了点头。

“是的，我看到了。”接着，我有些恼火地说，“我必须说，我有点儿生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竟然不知道你曾经为捍卫帝国的和平付出过努力。你竟然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件事。”

“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华生，这件事的细节只有我和柯曾勋爵知道。而且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这件事的细节我了解得比柯曾勋爵还多。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你的话，你就是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第三个了解这件事内情的人了。但我要恳请你暂时不要让公众们过早地知道这件事。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件事引起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紧张气氛还在持续着，而且还有很多